

云南志略 （元）李京撰

云南志略序 虞 集

京师西南行万里为云南。云南之地，方广盖万里。

在宪宗时，世祖帅师伐而取之，守者弗能定。既即位，奠海内，使省臣赛典赤往，抚以威惠，沿其俗，而道之以善利，镇以亲王贵人者四十年。

方是时，治平日臻，士大夫多才能，乐事朝廷，不乐外宦。天子闵远人之失政也，常简法增秩，优以命吏。而为吏者，多徼幸器名，亡治术，亡惠安遐荒之心；禽兽其人，而渔食之，亡以宣布德泽称旨意。甚者，启事造衅，以毒害贼杀其人。其人故暴悍，素不知教，冤愤窃发，势则使然。不然，舍生乐死，夫岂其情也哉？嗟夫！昔者箠壶迎徯之民，日以老死且尽；生者格于贪吏虐率，以自远于恩化。其吏士之见知者，亡所建白；而馭于中者，又不识察其情状。一隅之地，常以为中国忧，而论治者卒未穷其故，不亦悲夫！

河间李侯京枢庭奉使宣慰乌蛮。乌蛮，云南一部也。始下车，未及有所施，会群蛮不靖，巡行调发馈给镇抚，周履云南，悉其见闻为『志』四卷，因报政上之。集尝按而读之，考其土产风气服食之宜、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、山川形势之阨塞要害，而世祖皇帝之神威圣略，概可想见，未尝不俯伏而感叹也。

其『志』曰，张乔斩奸猾长吏九十余人，而三十六部尽降；诸葛孔明用其豪杰，而财赋足以给军国；史万岁贪赂，随服随叛；梁毗一金不取，酋长感悦；李知古以重赋僇尸，张虔陀以淫虐致乱，死者至二十余万，中国卒不能有之。此于事至较着明白者也，其术不甚简易乎？有志之士尚有所鉴观焉。至读其纪行诸诗，必有悲其立志者矣。

云南志略序 元明善

昔在世祖以帝之贵介弟，帅偏师入西南夷，而伐取之。既践大位，犹曰：「朕固乐其风土，曩非历数在躬，当于彼请分器焉。」由是言之，似亦善也。及读李君『云南志略』，乃复如此。

虽然，彼亦人尔，其好安恶危，趋利避害，与常情同，无庸征于古远。我朝曾出平章政事赛典赤都护诸部，今没去三十余年，其民慕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。居尝考其设施，是不过顺其性俗，利而道之，底于安耳。

自时厥后，盗兵者有之，陆梁者有之。亦尝考其致此之由，盖其人多犷悍，不闲礼教，牧之以椎剥渔猎之人，啸呼蚁聚，激忿肆毒，又何暇顾防范哉。

呜呼！斯民也，吾圣祖汗马之所臣；斯土也，吾圣祖之所及执事者。可不究其所以治乱而极之乎？今读李君之书，深悲李君之志，岂徒谓其井疆俗产而已。

云南志略自序

盖尝览乐史『寰宇记』、樊绰『云南志』及郭松年『南诏纪行』，窃疑多载怪诞不经之说。大德五年春，奉命宣慰乌蛮。比到任，值缅事无成，诸蛮拒命，屡被省檄措办军储事，乌蛮、六诏、金齿、白夷，二年之间奔走几遍。于是山川地理、土产、风俗，颇得其详。始悟前人记载之失，盖道听涂说，非身所经历也。因以所见，参考众说，编集为『云南志略』四卷。

至若世祖皇帝汗马之劳，大帅兀良吉歹血战之功，平章赛典赤宽仁之政，与夫帅府、行省之废置沿革，自有『云南事迹总录』在，兹不复云。

云南志略辑校 (元) 李京撰 王叔武辑校

云南总叙

云南通中国史

云南上世无可稽考。按『华阳国志』，楚威王遣庄蹻畧地巴黔，伐夜郎，植牂牁，西至滇池。会秦夺楚黔中地，不得归，遂留王滇池。云南通中国自此始。

汉武帝开僰道，通西南夷。元狩元年，使吕越人等求身毒国。至滇，滇王留使者四岁。使者还言：「滇，大国。」滇今中庆是也。元鼎五年，发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，南人震恐，请置吏，遂立越嵩郡。后讽滇王入朝，不听。元封二年，发巴蜀兵征之，滇王降，以滇为益州〔郡〕。地节二年复叛，以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，平之。明帝永平元年，诸部悉反，以安汉张翕讨之，渡澜沧江，置永昌郡，以广汉郑纯为永昌太守。元初四年，越嵩反，诸部皆应之。诏益州刺史张乔讨之。叛酋封离等诣乔，陈叛乱之由，乞降。乔厚加慰纳，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余人，皆斩之。三十六部闻之，悉来内附。

蜀建兴三年，诸葛亮征南，闻孟获为夷、汉所服，募生致之，凡七纵七擒。获曰：「公，天威也。南人不复反矣。」诸部悉平。亮即其渠帅而用之。或以谏亮，亮曰：「若留外部人，则当留兵，留兵则粮加。以夷新伤破，父兄死丧，留外人而无兵，必成祸患。今吾欲不留兵，不运粮，纪网粗定，夷汉粗安。」于是悉收豪杰以为官属，出其金银、丹漆、牛马，以给军国之用。终亮之世，夷不复反。

晋武帝以天水李毅为南蛮校尉，统五十八部。毅卒，宁州夷叛，救援苦未至。毅女秀，明达有父风。众推秀领宁州事，婴城固守。城中粮尽，掘鼠而食。伺夷稍怠，辄出击之，终得保完。今有庙在晋宁州。

爨人之名始此

晋(武)(成)帝时，以爨深为兴古太守。(自后爨瓚、爨震相继不绝。唐开元初，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，理石城郡，即今曲靖也。爨人之名始此。齐永平中，以陈显达为益州都督。显达一目，夷人慢之。达遣使责其租税，獠

帅曰：「两目刺史尚不能调，况一目耶？」遂杀其使。显达分遣将帅，声言出猎，夜往袭之，无少长尽杀之。蛮夷震服。

梁〔武〕帝大同三年，武陵王纪都督益州。先是蜀乱，建宁、越巂之地累朝不能有。至纪，开越巂，通建宁，贡献方物十倍前人，以〔爨〕瓚为〔南〕宁州刺史。

隋开皇中，以史万岁南征，蛮夷皆降。师还，复叛。蜀王秀奏万岁贪赂，至生边患。万岁以罪废。乃以梁毗为西宁州刺史。诸酋相率以金遗毗，毗置金座侧，对之恸哭曰：「此物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汝等以此相残；何为今将此来，要杀我耶？」一无所取，蛮酋大悦。

唐武德元年，以爨弘达为〔昆〕〔昆〕州刺史。开元中，以鬼主爨归王为〔南〕宁州都督。

云南建国称王始此

初，蛮酋张氏名仁果，时当汉末，居蒙舍川，在诸部之南，故曰南诏。诏，汉语国君也。传三十三王，至乐进求，为蒙氏所灭。

蒙氏名细奴罗。城蒙舍之龙于图而都之，国号大〔象〕〔蒙〕，自称奇王。云南建国称王始此，唐贞观三年也。在位二十一年。

子罗晟立，是为兴宗王。始用三军。景云元年，御史李知古请兵伐南诏，南诏臣服。知古增置郡县而重赋之，诸部皆叛，杀知古，以其尸祭天。罗晟在位三十七年。

子晟罗皮立，是为太宗王。始得意于六诏。蒙氏居蒙舍川，号蒙舍诏；施望欠据石和城，号施浪诏；丰咩〔据〕邓赕川，号邓赕诏；丰时据浪穹，号浪穹诏；波冲据越〔柘〕〔析〕川，号末些诏；辅源罗据越巂，号蒙巂诏；是为六诏。开元二年，遣其相张建成入朝，玄宗厚礼之，赐浮屠像，云南始有佛书。在位三十七年。

子皮罗阁立，赂〔剑南〕节度使王昱，求合六诏。朝廷从之，封大酋帅、越国公、云南王，赐名归义，尽有云南之地。自是以后，不可复制。在位五〔十〕年。

禅其子阁罗凤，是为武王。改元建锤。云南改元始此。阁罗凤妻女尝谒都督张〔处〕〔虔〕陀，〔处〕〔虔〕陀皆通之，且多求乞。阁罗凤不胜其忿，遂发兵反，攻陷姚州，杀〔处〕〔虔〕陀。唐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八万讨之。蒙使行成，勿许。及战，仲通大败，仅以身免。阁罗凤乃结〔之〕〔知〕吐蕃，刻石于〔龙尾关〕〔太和城〕，明其不得已叛唐之意。天宝十三载，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致讨，阁罗凤诱之，全军以没。唐益发兵，竟不克，前后使者二十余万人。在位二十年，禅其子凤伽异，自号「主父」，居太和城。

凤伽异立，〔是为悼惠王。改元长寿。徙都鄯阐。在位十一年。

子异牟寻立，〕是为孝桓王。改元建龙。制清平官已下十司，给服禄。徙都苴咩城。封点苍山为中岳。遣乌蛮鬼主梦冲苴来朝，复臣于唐。与剑南节度使韦皋连兵讨吐蕃，大破之，取铁桥等一十五城。在位三十年。

子寻阁券立，是为孝惠王。改元应道。在位二年。

子券龙晟立，是为幽王。改元龙兴。淫虐不道，弄栋节度使王苴颠弑之。在位五年。

弟券利立，是为靖王。改元全义。在位八年。

弟券丰佑立，是为昭成王。改元保和，又改天启。唐太和三年，蛮有学书子弟在成都，得蜀之虚实。遣清平官蒙苴颠大〔举〕入寇，取邛、戎、嵩三州，遂入成都，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南归。在位三十六年。

子世隆立，始僭帝号，改元建极。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，受敌国礼而还。九年，遣杨酋庆归所俘三千人，唐杀酋庆。十年，世隆自将侵蜀，遂破成都。自是，大渡河以南尽属蒙矣。在位十八年，殁于越嵩。谥景庄。

子法尧立，改元贞明。嬖昆仑女，失道，竖人杨定、赵登弑之。在位二十年。

子舜化立，改元中兴。在位三年。布燮郑买嗣篡之，国灭。

蒙氏自细奴罗至舜化共十三主，合二百四十七年，即唐光〔化〕二年也。

买嗣，唐西泸令郑回之后。阁罗凤陷嵩州，得回，以〔为〕清平官，迁侍中。至买嗣，渐盛，竟至于篡。买嗣易名昶，国号大长和，改元安国。在位九年。

子仁旻立。凡五改元，曰孝治、天瑞、安和、贞佑、初〔立〕〔历〕。在位十八年，侍中赵善政篡之。

善政立，国号兴元，改元应天。历二年，剑川节度使杨〔于〕〔干〕真杀之。

〔于〕〔干〕真国号义宁。改元曰光圣，曰皇兴，曰大明，曰鼎新，曰建国。凡九年，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之，时晋天福〔三〕〔二〕年〔也〕。

思平蒙清平官忠国六世孙，布〔燮〕〔燮〕保隆之子。国号大理，改元文德，都苴咩城。在位八年，号太祖先帝。宋太祖建隆三年，王全斌克蜀，欲因取云南。太祖止之曰：「德化所及，蛮夷自服，何在用兵。」于是开边之衅息矣。

子思英立，改元文经。在位一年，逊位为僧。

思平母弟〔兴〕〔思〕胄立，改元主治。在位五年，殁，谥文武先皇。

子思聪立。改元明德，又改广〔平〕〔德〕、圣德。在位十七年。〔素顺

立，改元明政。在位十七年。)

子(乘)〔素〕英立。改元广明，又改(白)〔曰〕明应、明圣、〔明〕治、明统。在位二十五年。

子素廉立。改元明启。在位十三年。

素英之孙素隆立，改元明通。在位五年，禅位为僧。

素廉之子素真立，改元正治，在位十六年。

素英孙素兴立，改元圣明。在位三年。

思平五世孙思廉立，改元保安、太安、正安、正德、保德。在位三十年。

子廉义立，改元上德。在位七年，遇弑。

思平五世孙晖寿立，改元上明，在位一年。

思廉之孙政明立，改元保定、建安、天佑。在位十六年，逊位于鄯阐岳牧高(泰升)〔升泰〕。

升泰〔立〕，改元上治，国号大中。历二年，殂。子孙不敢继，复归段氏。

。

政明之子政淳立，改元天授、明开、大政、文安。在位十三年。

子政严立，改元日改、文治、永嘉、(天保)〔保天〕、广运。在位四十年。

。

子政兴立，改元(天)〔大〕宝、龙兴、盛明、建德。在位二十六年。

子政智立，改元利(真)〔贞〕、盛德、嘉会、元亨、安定。在位二十九年。

。

子智廉立，改元凤历、元寿。在位六年。

子智祥立，改元天开、天辅、仁寿。在位三十四年。

子祥兴立，改元道隆。在位十六年。

子兴智立，改元天定，是岁壬子。越明年，钦遇我世祖皇帝由吐蕃、丽江入，兴智举国出奔，至鄯阐，被擒。

段氏至思平至兴智共二十二主，合三百一十六年。

国朝平云南

甲寅春，大驾东还，命大将兀良吉〔歹〕专行征伐，三十七部及金齿、交趾举皆内附，云南悉平。兀良吉歹回师之后，委任非人，政令屡变；天庭高远，不相闻知。边鄙之民往往复叛。

迨至至元甲戌，以平章政事赛(天)〔典〕赤行省云南。下车之日，立州县，均赋役；兴水利，置屯田；擢廉能，黜污滥；明赏罚，恤孤贫。秉政六年，民情丕变，旧政一新，而民不知扰。及薨之日，遥近闻知，如丧父母。于时公于内廷眷顾甚重，凡属职除授及南方便宜，无不俞允。而公亦开诚布公，宽

大廉简。故能上下感戴，声名洋溢。后之继者，虽有善政，莫能及也。

呜呼！云南于古蛮獠之域。秦、汉以来，虽略通道，然不过发一将军、遣一使者，以镇遏其相残，慰喻其祁恳而已。所任得人，则乞怜效顺；任非其人，则相率以叛。羁縻苟且，以暨于唐，王师屡覆，而南诏始盛矣。天宝以后，值中原多故，〔力〕不暇及。五季扰乱，而郑、赵、杨氏亦复攘据。宋兴，介于辽、夏，未遑远略。故蒙、段二姓与唐、宋相终始。天运勃兴，文轨混一，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，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。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，非圣化溥博，何以臻此。而其地风物未至记录，实为缺典。今撮其古今兴废、其人物、山川、草木，类为一编，甚惧未能周知悉览。然其大略，亦足以提挈一方之要领云。

诸夷风俗

白人，有姓氏。汉武帝开爨道，通西南夷道，今叙州属县是也。故中庆、（楚威）〔威楚〕、大理、永昌皆爨人，今转为白人矣。唐（泰）〔太〕和中，蒙氏取邛、戎、嵩三州，遂入成都，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归，云南有纂组文绣自此始。白人语：着衣曰衣衣，吃饭曰咽羹茹，樵采曰折薪，帛曰（幕）〔冪〕，酒曰尊，鞍曰悼泥，墙曰砖垣。如此之类甚多，则白人之为爨人，明矣。

男女首戴次工，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，差大，编竹为之，覆以黑毡。亲旧虽久别，无拜跪，唯取次工以为（馈）〔礼〕。男子披毡，椎髻。妇人不施脂粉，酥泽其发，以青纱分编，绕首盘系，裹以攒顶黑巾；耳金环，象牙缠缠臂；衣绣方幅，以半身细毡为上服。处子孀妇出入无禁。少年子弟号曰妙子，暮夜游行，或吹芦笙，或作歌曲，声韵之中皆寄情意，情通私耦，然后成婚。居屋多为回檐，如殿制。食贵生，如猪、牛、鸡、鱼皆生（醢）〔醢〕之，和以蒜泥而食。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，如中州上冢之礼。六月二十四日，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，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，谓之驱禳。

佛教甚盛。戒律精严者名得道，俗甚重之。有家室者名师僧，教童子，多读佛书，少知六经者；段氏而上，选官置吏皆出此。民俗，家无贫富皆有佛堂，旦夕击鼓（恭）〔参〕礼，少长手不释念珠，一岁之中，斋戒几半。诸种蛮夷刚愎嗜杀，骨肉之间一言不合，则白刃相割；不知事神佛，若泉獍然。惟白人事佛甚谨，故杀心差少。由是言之，佛法之设，其于异俗亦自有益。

其俊秀者颇能书，有晋人笔意。蛮文云：「保和中，遣张志成学书于唐。」故云南尊王羲之，不知尊孔、孟。我朝收附后，分置省府，诏所在立文庙，蛮（白）〔目〕为汉佛。

市井谓之街子，午前聚集，抵暮而罢。交易用（棋）〔贝〕子，俗呼为，以一为庄，四庄为手，四手为苗，五苗为索。

人死，(俗)〔浴〕尸，束缚令坐，棺如方柜。击铜鼓送丧，以剪发为孝，哭声如歌而不哀。既焚，盛骨而葬。

冬夏无〔寒〕暑，四时花木不绝。多水田，谓五亩为一双。山水明秀，亚于江南。麻、麦、蔬、果颇同中国。

其称呼国主曰缥信，太子曰(垣)〔坦〕绰，诸王曰信(笄)〔苴〕，相国曰布燮，(之)〔知〕文字之职曰清平官。其贵人被服，近年虽略从汉制，其它亦自如也。

罗罗，即乌蛮也。

男子(推)〔椎〕髻，摘去须髯，或髡其发。左右配双刀，喜斗好杀，父子昆弟之间，一言不相下，则兵刃相接，以轻死为勇。马贵折尾，鞍无，剡木为蹬，状如鱼口，微容足指。妇女披发，衣布衣，贵者锦缘，贱者被羊皮。乘马则并足横坐。室女耳穿大环，剪发齐眉，裙不过膝。男女无贵贱皆披毡，跣足，手面经年不洗。

夫妇之礼，昼不相见，夜同寝。子生十岁，不得见其父。妻妾不相妬忌。虽贵，床无褥，松(花)〔毛〕铺地，惟一毡一席而已。嫁娶尚舅家，无可匹者，方许别娶。有疾不识医药，惟用男巫，号曰大奚婆，以鸡骨占吉凶；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，事无巨细皆决之。凡娶妇必先与大奚婆通，次则诸房昆弟皆舞之，谓之和睦；后方与其夫成婚。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，则为不义，反相为恶。正妻曰耐德，非耐德所生，不得继父之位。若耐德无子，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，则为娶妻，诸人皆得乱，有所生，则为已死之男女。酋长无继嗣，则立妻女为酋长，妇女无女侍，惟男子十数奉左右，皆私之。

酋长死，以豹皮裹尸而焚，葬其骨于山，非骨肉莫知其处。葬毕，用七宝偶人，藏之高楼，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。如不得，则不能祭。祭祀时，亲戚毕至，宰祭牛羊动以千数，少者不下数百。每岁以腊月春节，竖长竿横设一木，左右各座一人，以互相起落为戏。

多养义士，名苴可，厚贍之。遇战斗，视死如归。善造坚甲利刃，有价值数十马者。标枪劲弩，置毒矢末，沾血立死。

自顺元、曲靖、乌蒙、乌撒、越嵩，皆此类也。

按：今陆凉州有『爨(使)〔府〕君碑』，载爨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后，受姓班氏，(西)汉末食河南邑，因以为氏，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。晋成帝以爨深为兴古太守，自后爨瓚、爨震相继不绝。唐开元初，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，理石城郡，即今曲靖也。爨人之名原此。然今日白人为白爨，罗罗为黑爨，字复讹为寸矣。

大德六年冬，京从脱脱平章平越巂之叛，亲见射死一人，有尾长三寸许。询之土人，谓此等间或有之，年老往往化为虎云。

金齿百夷，记识无文字，刻木为约。酋长死，非其子孙自立者，众共击之。

男(女)〔子〕文身，去髭须鬓眉睫，以赤白土傅面，彩绉束发，衣赤黑衣，蹶绣履，带镜，呼痛之声曰「阿也韦」，绝类中国优人。不事稼穡，唯护小儿。天宝中，随爨归王入朝于唐，今之爨弄实原于此。妇女去眉睫，不施脂粉，发分两髻，衣文锦衣，联缀珂贝为饰。尽力农事，勤苦不辍。及产，方得少暇。既产，即抱子浴于江，归付其父，动作如故。至于鸡亦雌卵则雄伏也。

风土下湿上热，多起竹楼。居滨江，一日十浴，父母昆弟惭耻不拘。有疾不服药，惟以姜盐注鼻中。槟榔、蛤灰、茯苓叶奉宾客。少马多羊。

杂(羈)〔霸〕无统〔纪〕。略有讎隙，互相戕贼。遇破敌，斩首置于楼下，军校毕集，结束甚武，髻插雉尾，手执兵戈，绕俘馘而舞，仍杀鸡祭之，使巫祝之曰：「尔酋长，人民速来归我！」祭毕，论功名，明赏罚，饮酒作乐而罢。攻城破栅，不杀其主，全家逐去，不然，囚之至死。

嫁娶不分宗族，不重处女，淫乱同狗彘。女子红帕首，余发下垂。未嫁而死，所通之男人持一幡相送，幡至百者为绝每。父母哭曰：「女爱者众，何期夭耶！」

交易五日一集，旦则妇人为市，日中男子为市，以毡、布、茶、盐互相贸易。地多桑柘，四时皆蚕。

金里两齿，谓之金齿蛮；漆其齿者，谓之漆齿蛮；文其面者，谓之绣面蛮；绣其足者，谓之花脚蛮；彩绉分撮其发者，谓之花角蛮。西南之蛮，(白)(百)夷最盛。北接吐蕃，南抵交趾，风俗大概相同。

末些蛮，在大理北，与吐蕃接界，临金沙江。地凉，多羊、马及麝香、名铁。依江附险，酋寨星列，不相统摄

〔男子〕善战喜猎，挟短刀，以砗磲为饰。少不如意，鸣钺相讎杀，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，乃罢。妇人披毡，皂衣，跣足，风鬟高髻。女子剪发齐眉，以毛绳为裙，裸霜不以为耻。既嫁，易之。淫乱无禁忌。不事神佛，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，极严洁。男女动百数，各执其手，团旋歌舞以为乐。

俗甚俭约，饮食疏薄，一岁之粮，圆(粮)〔根〕已半实粮也。贫家盐外不知别味。有力者尊敬官长，每岁冬月宰杀牛羊，竞相邀客，请无虚日；一客不至，则为深耻。

人死，则用竹箘舁至山下，无棺槨，贵贱皆焚一所，不收其骨；非命死者，则别焚之。其余颇与乌蛮同。

土獠蛮，叙州南、乌蒙北皆是。

男子及十四、五，属左右击去两齿，然后婚娶。猪、羊同室而居。无匕筋，手抔饭而食。足踏高屨，上下山坂如奔鹿。妇人跣足、高髻，桦皮为冠，耳坠大双环，衣黑布，（顶）〔项〕带锁牌以为饰。出入林麓，望之宛如猿猱。人死，则以棺木盛之，置于千仞颠崖之上，以先堕者为吉。

山田薄少，刀耕火种。所收稻谷，悬于竹棚之下，日旋捣而食，常以采荔枝、贩茶为业云。

野蛮，在（彝）〔寻〕传以西，散居岩谷。无衣服，以木皮蔽体，形〔貌〕丑恶。男少女多，一夫有十数妻。持木弓以御侵暴。不事农亩，入山林采草木及动物而食。无器皿，以芭蕉叶藉之。

斡泥蛮，在临安西南五百里，巢居山林。〔治生〕极〔险〕〔俭〕，家有积〔具〕〔贝〕，以一百二十索为一窖，藏之地中。将死，则嘱〔之〕〔其〕子曰：「我平日藏若干，汝可取几处，余者勿动，我来生用之。」其愚如此。

蒲蛮，一名扑子蛮，在澜沧江以西。性勇健，专为盗贼，骑马不用鞍。跣足，衣短甲，膝〔颈〕〔胫〕皆露。善用枪弩。首插雉尾，驰突如飞。

佚文辑录

（山川）

抚仙湖，在河阳县。又名罗伽湖，亦名青鱼戏月湖。周回二百里。东南流，合南盘江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二千二百七十引。

（异龙湖），湖有九曲，各有其名。在石平州东南。周围一百五十里。中有三岛：一小岛名孟继龙，上有蛇虫，人不可居。昔蛮酋以有罪者流此；一岛旧立酋寨，名小末束；其大岛名和龙，汉人名曰水城，和泥蛮酋立于其上，寨四周皆巨浸，前一径仅容匹马。天历镇兵之变，各处皆为贼兵所陷，独石平守镇朱宝、副千户李亨佑率骁骑五十余人，夜至建水宣慰司，掩袭伪官，复入司所夺印符以归。相此岛旧有垒堑可保，遂引众据之。后建水、新兴三军来合。贼率军攻势益盛，战舟三百余艘。众心汹汹，有议欲降者。亨佑对众歃血盟曰：「我等势促，此方汉人皆为此曹所杀，战亦死，降亦死，当以死报国。有言降者斩。」众皆踊跃。贼舟将至城下，众欲迎敌。亨佑曰：「毋急也。」兵渐

逼，发炮击贼，连陷数十艘。从兵进攻，斩首三百余级。中食将不继，富民王帑出粟千余石以给众。城被围七十日，大军至，汉民得保者数万人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二千二百七十引。

从滇池至越巂，道经金沙江，计程一千三百里。『读史方舆纪要』卷一百十三引。

(建昌路)西临吐蕃，乃汉、夷冲要之路。『事文类聚翰墨全书』后乙集『圣朝混一方舆胜览』卷中「建昌路形胜」条引。

『益州记』、『水经』俱以泸水在永昌不韦县，『寰宇记』以为在巂州会川县。(景)〔京〕因出使越巂，考泸水源。盖建昌会川驿有孟获城，又有泸沽州，孔明渡泸，由巂州入益，即滇池，此名渡泸为有验。今水出吐蕃，过建昌、会川，合金沙江，夹岸多高岩丛苇，故下渡如经瓿釜，炎热雍郁，多感瘴疠，至今犹然。故以金沙江为泸水，误矣。『天下郡国利病书』卷一百八引。

(物产)

(莎罗树)，出金齿及元江地面。树大者高三、五丈，叶似木槿，花初开黄色，结子变白。一年正月、四月开花结子，以三月、八月采之。破其壳，〔中〕如柳绵，纺为线，白麤，兜罗锦皆此为之。即汉地之木绵也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六引。亦略见『圣朝混一方舆胜览』卷中「平缅路风土」条。

石瓜树，生瓜，坚实如石，善治心痛。出茫部路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六引。

(芭蕉子树)，初生子，不可食。移树于有水处栽，所结子方可食之。正、二月开花，红色，如牛心。结子三、五寸，如皂荚样。七月取其子，以瓶盛覆，架于火棚上，使熟。剥肤而食，其甘如饴。采时去其树，明年复其故。四、五月又花，冬月依前采之。秋食惹瘴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六引。

无花果树，不甚大。(叶)〔果〕生树末，状如青李。生食无味。蜜煎甚佳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引。

(乌撒路)，节气如上都，宜牧养，出名马、牛羊。『圣朝混一方舆胜览』卷中「乌撒路风土」引。

诸夷多水田，谓五亩为一双。朱孟震『续玉笥死话』引。

(纪行诸诗)

留别都城诸公

苍留双阙郁嵒峣，曾侍鹓鸾趁早朝。往事已随尘滚滚，虚名赢得发萧萧。长林丰草空相忆，瘴雨蛮烟苦见招。借问都门门外柳，为谁留着最长条。『元文类

』卷六、万历『云南通志』卷十四。

过安西遇礼部主事郭文卿携歌饯行

马上逢元日，天涯见故人。雪华官舍酒，烟树霸陵春。欲写春光好，还惊柳色新。明朝重回首，梦里过三秦。『永乐大典』卷八千六百二十八引。

过七星关

七星关上一回头，遥望乡关路阻修。欲倚云南攀北斗，不辞鞍马过南州。两崖斩壁连天起，一水漂花出洞流。闻道清时无瘴疠，行人经此不须愁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七引。

过牂牁江

归欤何日此真归？惭愧山林与愿违。垂老八千余里谪，回头四十九年非。穷变野水黄云渡，梦里田家白板扉；珍重沙禽频见下，也应知我久忘机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一、万历『云南通志』卷十七引。

初到滇池

嫩寒初褪雨初晴，人逐东风马足轻。天际孤城烟外暗。云间双塔日边明。未谙习俗人争笑，乍听侏离我亦惊。珍重碧鸡山上月，相随万里更多情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一、万历『云南通志』卷十四引。

行次乌蒙

行色晚凄凄，沿江路转迷。炊烟云出岫，僧衲稻分畦。返照明鸦背，荒山入马蹄，羁怀类惊鹊，远树不成栖。

又

巴塞踰荒服，穷愁寄不毛。云生岚气重，月白瘴烟高。风土人情异，关山马足劳。故园何日到，三叹首频搔。『寰宇通志』卷六十九引。

过金沙江

雨中夜过金沙江，五月渡泸卽此地。两岸峻极若登天，下视此江如井里。三月头，九月尾，烟瘴拍天如雾起。我行适当六月末，王事役人安敢避，来从滇池至越嶲，畏途一千三百里。干戈浩荡豺虎穴，昼不惶宁夜无寝。忆昔先帝征南日，箪食壶浆尽臣妾，抚之以宽来以德，五十余年为乐国。一朝贼臣肆胸臆，生事邀功作边隙，可邻三十七部民，鱼肉岂能分玉石。君不见，南诏安危在一人，莫道今无赛典赤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二、万历『云南通志』卷四、『滇略』卷八引。

越嶲元日

鸡人唱罢晓沉沉，仙杖遥分翠殿深，三岛楼台龙虎气，五云丝竹凤鸾音。普天率土皆臣妾，航海梯山总照临。今日南荒瞻北阙，不胜惆怅泪沾襟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七引

雪山歌

丽江雪山天下绝，积玉积琼几千迭，足盘厚地背摩天，衡、华真成两丘垤。平生爱作子长游，览胜探奇不稍休；安得乘风凌绝顶，倒骑箕尾看神州。万历『云南通志』卷四、『滇略』卷二、『滇史』卷五引。

元日大理

华马国里逢冬至，点苍山下见新年。饮水嚼蘂将谁诉，断梗飞蓬自可邻。洱水北来明似镜，神州东望远如天。明年此日知何处，醉捻寒梅一泫然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五、嘉靖『大理府志』卷二、康熙『大理府志』卷二十九引。

点苍临眺

水绕青山山绕城，万家烟树一川明；鸟从云母屏中过，鱼在鲛人镜里行；翡翠罽毼笼海气，旃檀楼阁殷秋声。虎头妙墨龙眠手，百生绡画不成。嘉靖『大理府志』卷二、康熙『大理府志』卷二十九引。

天镜阁

槛外千峰插海波，芙蓉双塔玉嵯峨。银山殿阁天中见，黑水帆樯镜里过。芳草沧州春思晚，野云孤鹤客怀多。共谁一夜山堂月，洞口参差长薜萝。嘉靖『大理府志』卷二、康熙『大理府志』卷二十九引。

滇池重九

今日真成我重九，谁言风俗怆吾真。可无白酒招佳客，犹赖黄花似故人。终老柴扉聊自使，三年瘴海未全贫。不须更上高城望，野树寒鸦恨更新。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七、万历『云南通志』卷十四引。

孟定德常元日题马龙站壁

十月长安雪满台，天南试验纪初来。无情山路惊魂失，有限官符着急催。金马雨晴滇海阔，碧鸡云敛瘴烟开。谁邻万死投荒地，幸得生残念已灰。『永乐大典』卷一万九千四百二十六引。

大理南行德常作

地隔西南过不毛，万重山外点苍高。玉门东覲恩超辈，河尾营西笑我曹。戍役有缘惟报效，边城无敢较勤劳。方今幸际太平日，闲读羲经与吕韬。『永乐大典』卷八千六百二十八、景泰『云南图经志书』卷五引。

存疑：

翠盆迭嶂

谷响人言溪路长，溪源未到觉泉香。三盆迭落净于拭，岩根泻玉进成浆。潭心丽石明翠羽，精英仿佛碧钗股。即非玉女洗头盆，且饮仙人石钟乳。康熙『大理府志』卷二十九引。

瀑泉丸石

翠壁千寻挂玉泉，盆涡激石几千年。当时跃浪如龙马，砥砺磨盘变却圆。匹练卷将高五尺，须臾坠落潭花白。如今任运自推移，等闲占断蛟龙宅。康熙『大理府志』卷二十九引。